

纳西族神话史诗《创世纪》在西方的译介研究

木艳娟 申 亮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创世纪》是云南少数民族纳西族的一部英雄神话史诗,它不仅是纳西族文学的代表,也是东巴重要经典之作,具有宝贵历史价值。法国是较早参与到纳西族神话的翻译研究范畴中的国家。据推测早在19世纪中后期它就被法国人带到欧洲,20世纪初法国学者巴克对纳西族神话进行了早期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有英美学者对纳西族创世神话做了片段翻译尝试,并且在研究东方文化、民族文化时,也有少量对纳西族神话的提及和探讨。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开始加入到对纳西族神话的译介研究中,虽然起步最晚,但最为丰富。西方国家对《创世纪》这样具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典籍的译介与研究可以丰富海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纳西族神话《创世纪》在西方的译介研究的梳理与探究能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百年以来纳西族神话在西方的译介研究之流变及其在国内外纳西学界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意义。

关键词:纳西族;神话;《创世纪》;东巴经;译介

纳西族的神话大体可分为自然神话,洪水神话,始祖神话,爱情神话,战争神话,降魔神话等六种。其中《创世纪》是最具代表意义的作品,他将许多支离破碎得神话故事合而为一,构成了庞大的神话史诗规模。半个世纪以来,《创世纪》又被译作《人类迁徙记》《洪水故事》《崇班图》等。它一般被东巴们唱诵于祭天祭祖等大典,全长两千多诗行,讲述了宇宙起源、人类诞生、本族历史等内容,是一部文学化了的纳西族远古历史。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算起,西方国家对纳西族神话的译介研究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

一、萌芽期之法国篇(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

法国作为最早进行纳西研究的欧洲国家,在西方纳西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1867年,德斯高丹神父将11页东巴经《掘古鬼的来历请多格神》寄回法国家中。这种罕见而又奇特的文字随即引起东方学家们的好奇和关注,并自此掀开了法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对纳西文字、语言、社会风俗、神话传说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序幕。19世纪末,法国人太伦·拉科佩伦把一本东巴象形文经书抄本收入其所编的《西藏附近文字的起源》一书,

于1894年在伦敦出版。这让世界其他地区开始对神秘的东巴文字以及背后的文化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19世纪初,法国作家巴尔西来华旅游,他来到丽江后,探听到纳西族有一种古稀的象形图画文字,到吾吕肯东巴会会长和绣春的家里,购买了100多本东巴经书,回国后撰写了一本名为《宇宙》的著作,这是第一本外国人推介东巴文化的著作。1913年法国学者雅克·巴克出版了《么些研究》。这本书算是西方较早的纳西研究专著,它具有将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和语言文字的考证相结合进行研究的特点。不过严格来说它里面对于纳西族神话的专门翻译和深度研究阐述可能不是特别突出,但作为早期研究开启了一扇门。总体来说,专门聚焦法国对纳西族神话非常明确和体系化的翻译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世界范围内纳西族神话的翻译研究更多的是在国际纳西学研究的大范畴下进行,而法国是较早参与到这个范畴中的国家之一,但由于纳西族神话本身的复杂性(其与东巴经、东巴文化紧密相连)以及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等,全面且深入的翻译研究进程是逐步发展的,且在整个国际学界不同国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推进。

二、发展期之英美篇(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

英美国家在纳西族神话的译介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是约瑟夫·洛克。他的成就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第一、自1927年始洛克花了20多年时间搜集了大量的东巴经书,现在藏在海外的东巴经绝大多数都是由他搜集。洛克搜集的经书体系完整。他在东巴的帮助下按照经书所属仪式的类别列出所有仪式需要念诵的经书目录,然后根据目录来搜集,这样使经书的搜集更为系统化,避免了遗

作者简介:

- 1.木艳娟(1981年-),性别:女,民族:纳西族,籍贯(云南省、丽江市),学历:博士,职称:高级职称,主要研究方向:法国语言学及民族学。
- 2.申亮(1980-),男,汉族,籍贯(内蒙、丰镇),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民俗历史与文化。

漏和重复。第二、洛克将《创世纪》翻译成英语并作为论文《纳西族洪水故事》(“The Story of the Floo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o-so [Na-khi] Tribe”)进行了发表。洛克基于他所收集的大量的东巴经文本进行文献学的解读和分析以及对纳西族长期的田野调查,访谈当地的纳西族智者(东巴等)、民众等获取的口传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最终完成了此篇论文。在纳西学研究领域,这篇论文无疑是对纳西族神话传说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丰富了对纳西族民间文学、文化起源等方面的认知。在国际上,有助于将纳西族这个相对小众但文化独特的民族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比较文化学的发展。对后续研究来说,为其他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如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纳西族洪水故事以及相关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78年,日本的村井信幸正是将洛克英译本《纳西族的洪水故事》翻译成了日语版本,开启了纳西族神话在日本的传播。第三、洛克所著的《纳西语英语百科词典》是他在纳西族语言和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书中收录的3000多个纳西语词汇为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纳西语和纳西文化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纳西族文化与英语世界的交流,使更多的国际学者和读者能够了解和接触纳西族的语言和文化。

三、成熟期之日本篇(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

20世纪50至60年代日本兴起对民间故事、传说与世界名著改编创作的“再话运动”,在此浪潮中,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研究逐渐升温,自1966年西田龙雄《活着的象形文字:么些族的文化》对纳西族创世神话首加介绍以来,《创世纪》的日译本已达4种。从1978年到2006年,在日本分别被君岛久子、村井信幸、諏访哲郎、黑泽直道翻译成日文。

几乎是同时将《创世纪》译为日文的是由和志武整理,君岛久子与新岛翠共译的《人类迁徙记》以及村井信幸翻译的洛克英译本《麼些(Nakhi-)文献中的洪水故事》,它们同时发表于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第8集(1978年10月28日)纳西族特集中。村井的研究并没有提出任何观点,他只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我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将纳西族《创世纪》的种种异传与彝族、傈僳族的有关神话作了一番比较并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已。第三个将《创世纪》翻译到日本的是諏访哲郎。他参照的版本是1950年由周汝诚翻译整理的《麼些创世经译本全部》。他曾深入到纳西族地区调查研究,由于纳西语程度不算太高,因此依旧是基于汉语进行翻译整理,他参照的周汝诚版本为汉语与东巴经对照版本,他将《创世纪》的翻译放在其博士论文《中国西南纳西族的农耕民性与畜牧民性—从神话和语言的角度看纳西族的原始形象》(1988)的第五章第一节《纳西族的创世神

话“崇搬图”(Tso-mber-tu))之中,諏访的翻译兼有整理的性质,他将《创世纪》分为13个主题,每个主题均加以小标题附在相应内容之前。如A主题的标题为《从混沌中诞生的影子》,B主题的标题为《白善黑恶的系谱产生于蛋》……在每一个主题中有分几个,甚至几十个小节,分别在译文前标以记号。如C主题《立柱开天地》之下分两小节,标以“C-1”“C-2”。这样做,既便于记忆和研究,也使译文脉络清晰。諏访哲郎是第一个将纳西族创世神话作为一个主体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非常之严谨,且具有独到之处。第四个译本是2006年由黑泽直道翻译出版。黑泽直道于1997年至2000年期间居住于云南丽江学习纳西语,之后仍然坚持学习纳西语以及对纳西语言文字和文学方面的研究。该译本名为《崇忍利恩物语》,内容来源于东巴经《Coq bber tv(人的来历)》,主线以纳西族男性崇忍利恩为中心展开,除了纳西族之外,译本中还提到了白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起源。该译本与前三部译本的不同之处与意义有四点。其一,他走进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学习纳西语言文字数年之后,深入位于丽江市北边的中甸县被称为东巴教圣地的三坝乡,由何志本东巴用纳西语讲述东巴经,录音后记录并翻译出版的译本。其二,东巴经中的语言与纳西语的关系并非古文与现代文,或者文章语与口语的关系,因此东巴文才被称作活着的象形文字。通过比较记录着同样内容且不同版本的东巴经会发现,文本本身与解释的部分偶见混乱的现象,特别是当出现比喻等修辞手法或者固有名词时,文章的意思会出现分歧。东巴经文章意思的分歧就成为解读与翻译的难点。基于叙事性神话为方便暗诵已经演化为具有一定数量音韵特征的经文,并且似乎不太强调它们的具体含义,因此该译本在翻译时更加强调的是其可读性。比如说“luamoq”一词,有一些汉语译文将其翻译成“老梅”,或者翻译成“花”,纳西学者间对于东巴经的见解时有发生分歧的情况,其实如“luamoq”这样的固有名词的意思,是基于东巴的解释,甚至连东巴也不一定能够解释清楚“luamoq”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花。因此黑泽在其译本中为了强调其可读性以及音韵方面的考虑,直接将其翻译为日语片假名“ルアモ”。其三,在黑泽的日文译本中虽然注明了纳西语拼音语国际音标的对应关系,在创作过程中未使用全球通用的国际音标,而是使用纳西语拼音一一对应日文意思,再加上翻译的形式。除此之外,他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珍贵的语料,可为后世所用。最后,黑泽的翻译代表二十一世纪以来海外学者对国内民族语言文学翻译、研究模式的改变,即从对于二手文本的翻译转向直接深入民族地区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学习民族语言,进而对于该民族经典名著进行翻译与研究。不得不说,这种模

式的改变是全球一体化高速发展带来的结果。翻译不再被当作一种纯语言的行为,而是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种文化实践活动。黑泽的这个群体也是中华文化外译的必要组成部分,且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愈加频繁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个群体还将继续发展壮大。

综上所述西方对于《创世纪》的译介研究始于欧美,如洛克的《纳西文献中的洪水故事》,杰克逊的《论纳西族的一个民间故事》等,既是翻译、介绍,又是很好的点评、研究。在日本,除了上述四种译本之外,主要还是以文学比较研究为主。如伊藤清司的《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大己贵神与纳西族的利恩难题求婚故事》、君岛久子的《纳西族的传说及其资料——以〈人类迁徙记〉为中心》、諏访哲郎的《创世神话中创世过程的重复性及各创世主题谱系》和《黑白的对立统一》,村井幸信的《出现于纳西族神话传承中的鸡之作用》、《纳西族的龙传说》等。伊藤清司就纳西族创世神话与日本创世神话比较研究。在类型上,他认为纳西族创世神话与日本创世神话同属“进化型”或“系谱型”。二者的系谱或进化过程都是从混沌→万物诞生→独身神→夫妇神→人祖→民族始祖的过程,表现出宇宙、社会、历史的高度一体性。在存在形态上,他认为纳西族的创世神话与日本创世神话都有一个从口诵到笔录的过程。伊藤在承认《创世纪》与日本神话都是体系性神话的同时也指出二者之差异。他认为《创世纪》只是发生在纳西族及其周边数个少数民族间,他只是一种民族社会水平上的体系,反映了当时纳西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

结语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创世纪》是纳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这部史诗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神话内容,展现了纳西族对宇宙起源、自然现象以及人类生活的理解。史诗中的故事不仅反映了纳西民族的信仰和价值观,也承载了他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因此,对《创世纪》的翻译工作,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西方学者在《创世纪》的译介研究过程中,展现了极高的学术严谨性和文化敏感性。他们在翻译前,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深入了解纳西民族的语言、习俗和历史背景。这种深入的准备工作,使得他们在翻译时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原文的含义和文化内涵。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前期有从英译版翻译成日语的版本,后期出现了直接通过记录东巴口述再翻译成日语的版本。

其次,西方学者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对文学性的把握。《创世纪》不仅是一部史诗,更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作品。西方学者在翻译时,努力保留原作的韵律和节奏感,使得翻译作品在日语中也能展现出其独特的

美感。这种对文学性的追求,使得他们的翻译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备了较高的阅读性,吸引了更多的西方读者关注纳西文化。

最后,西方学者的翻译工作还促进了国际间文化的交流与理解。通过对《创世纪》的翻译,更多的外国人得以接触和了解纳西民族的传统文化,增进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消除文化隔阂,也为国际间的学术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翻译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某些概念在翻译时可能会出现歧义或误解。西方学者在翻译时,常常需要在忠实于原文与适应目标语言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不仅考验着翻译者的语言能力,也考验着他们对两种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处理文化特异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成为了翻译工作的重要课题。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纳西民族史诗《创世纪》的翻译工作,体现了他们对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视。他们通过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对文学性的追求,使得这部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作品得以在西方得到传播。这不仅丰富了西方的文学和文化,也为纳西民族的文化认同和自信心的提升提供了支持。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翻译工作的不断推进,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关于纳西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国际间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白庚胜.白庚胜纳西学论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 [2]方国瑜.方国瑜纳西学论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 [3]Joseph F. Rock.村井信幸訳(1978)「Mo-so(Na-Khi)族の文献中の洪水説話」[C].中国大陸古文化研究会第8集,1978年
- [4]君島久子.納西(麼些)族の伝承とその資料——「人類遷徙記」を中心として[C].中国大陸古文化研究会第8集,1978年
- [5]黒澤直道.ツォゼルグの物語——トンバが語る雲南ナシ族の洪水神話[M].雄山閣,2006年
- [6]伊藤清司.眼睛的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研究[J].民族译丛,1982年
- [7]諏訪哲郎.西南中国納西族の農耕民性と牧畜民性——神話と言語から見た納西族の原像[J].学習院大学研究叢書16,1988年
- [8]李晓亮.西方纳西学史研究(1867-1972)[D].西南大学,2014年
- [9]木艳娟.法国纳西学史研究(1867-1965)[D].西南民族大学,2019年